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滋味与颜色

邱华栋 著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滋味与颜色

邱华栋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滋味与颜色 / 邱华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邱华栋文集)

ISBN 978-7-5594-0482-4

I. ①滋… II. ①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265 号

书 名 滋味与颜色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82-4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邱华栋

博士，研究员。1969 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当代著名作家，诗人。16 岁开始发表作品，并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曾任《中华工商时报》文化版主编、《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出版、发表有各类文学作品 800 多万字，单行本 100 多种，获得各种文学奖三十多次。现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长篇小说

夜晚的诺言
白昼的喘息
正午的供词
花儿与黎明
贾奈达之城
单筒望远镜
骑飞鱼的人
时间的囚徒
长生
前面有什么
夏天的禁忌

散文集

行走无疆
去往归来
从东西到南北
城市的舞蹈
创造梦境的人
虚构的真实
想象的国度
真实与谎言

中短篇小说

手上的星光
空心人舞蹈
西北偏北
行为艺术家
午夜狂欢
十一种想象
十三种情态
时装人
城市中的马群
大鱼、小鱼和虾米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来自生活的威胁
可供消费的人生
滋味与颜色
归宿

评论集

来自天堂的声音
光影之间
碰撞与回响

随笔集

时光漫步

策 划：[REDACTED]

责任编辑：黄孝阳 王 青

封面设计：小 马

目 录

- 001 // 月亮的朋友
- 018 // 案例分析课
- 032 // 一个生态主义者之死
- 046 // 滋味与颜色
- 062 // 空房间
- 076 // 琴童与建筑师
- 089 // 美好的肉体，得病的灵魂
- 102 // 火
- 115 // 蚁族之痛
- 128 // 寻爱的一天

143 // 排卵

155 // 你觉得我是贼吗

168 // 我是唐武，我弟弟叫唐文

182 // 环形山

197 // 后记：十年一觉社区梦

月亮的朋友

有时候，生活中确定不会发生的事情，也许突然会在你的生活中发生。昨天，我就遇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最近买了一本英国作家德·昆西的中英文对照本散文著作《论谋杀》，从三联书店回家之后，我在细心翻阅和盖上我的藏书印的时候，发现我遇到了一本错版书——这本书其中有一个印张的篇幅，也就是有整整三十二个页码，被装订反了。我有些恼火，觉得自己在买书的时候应该仔细地翻翻，怎么这么粗心呢？于是，今天早晨开车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地带上了这本错版的《论谋杀》，打算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到三联书店里去更换一下。整个上午，我都在办公室里忙碌，快到中午的时候，在 MSN 上，我忽然看到我的朋友，诗人、小说家楚尘——他如今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出版策划人，他说要过来到我这里吃午饭，就吃我们杂志社小食堂的饭。我就等他过来。中午十二点，他准时到了，然后，他从书包里掏出来一本《论谋杀》，递给了我，说这是他新近策划出版的书，送我一本。

我当场就惊呆了！因为这套书一共有二十多种，而他，竟然恰好带了

这本我错版的书送给我，事先我既不知道这套书是他策划的，也不知道他会送书给我。而鬼使神差，他给我的恰好就是这本《论谋杀》！因此，我当时几乎是流出了激动的眼泪，两个爱书之人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也许，这是上苍报答我喜爱书籍——这已日渐衰朽的癖好，从而带给我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吧。

但是，我要说的事情和楚尘没有关系。错版书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我今年八月到达新疆喀纳斯地区采风的时候遇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具体说，实际上，我是遇到了一个人。

今年八月，北京酷暑难当，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去新疆北疆的喀纳斯地区去旅行。过去，我没有去过新疆，只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个叫喀纳斯湖的地方，如今是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我已经去过中国内地大多数的风景名胜，觉得论山水，也就九寨沟值得一看，其他的因为被旅游业的改造，也就不过如此了。我想倒是那些至今还没有怎么开发的西南地区，比如贵州、云南、西藏的一些冰山大川中那些还没有被命名的地方，是值得一去的。如今，最美丽的风景，全部都隐藏在高山密林之中，过去由于交通的原因，人迹罕至。现在，人们凭借现代化的交通手段，终于可以比较轻松地到达这些地方。

八月底，盛夏时节，新疆也很热，不过，新疆的温差很大，而这个季节是去新疆的最好的季节。我们飞到了乌鲁木齐，然后又坐汽车，走了一天，傍晚的时候才到达阿勒泰市，在市区里过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我们驱车北行，前往藏在阿尔泰山深处的喀纳斯湖。汽车在海拔逐渐升起来的山间急速地盘旋，依次越过了戈壁、秃山、高山草甸，最后在布满了松树和桦树的高山间盘旋。一条蓝色的河水蜿蜒在公路的边上，似乎让我们渐渐地进入画幅之中。最后，在拐过了一个山岭，我打开一点车窗，感

到有一阵凉风吹了过来，我想，附近一定有大片的水域。果然，在正午的阳光下，白云在天空中漂浮，山脚下出现了一块蓝中带白的玉石一样的大湖——喀纳斯湖。它是一个高山湖泊，依靠阿尔泰山主峰的冰川融水，最后形成了沿着一道峡谷流淌的河湖系统。因为水中含有大量的钙质，所以，看上去水色呈现出蓝白色，有些不真实的梦幻般的色彩。

到了湖边，我立刻被眼前的美景所打动，下了车，我迫不及待地向湖水冲去。喀纳斯湖地区实在是美丽无比，有着瑞士附近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特点。尤其是一些树叶正在变黄的漂亮的白桦树林，细弱的树干挺拔直溜，树叶在风中抖动，发出了奇特的哗哗声。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就在喀纳斯湖附近的各个景点游玩，也攀爬到了可以俯瞰整个喀纳斯湖的小山头，在观鱼亭里，察看湖水里有没有出没的水怪——大红鱼。但是，我没有发现。我们还到附近的一个蒙古人的支系、图瓦人的村落里，看他们酿马奶子酒、擀毡子。我们还乘坐快艇，在喀纳斯湖的六道湾戏水，一直到达很远的湖泊上游，从那里，可以清晰地看见近在咫尺的白色冰峰。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就是从那里翻越了阿尔泰山，直出中亚，一路打到了欧洲，很快就占领了无比广大的地区。

我们准备在第三天一早就离开了。可是我似乎觉得还没有尽兴。在头天的中午我喝了很多马奶子酒，有些醉了，就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发现同行的朋友给我留了一张纸条，说他们去湖泊的下游月亮湾一带漂流去了。

我觉得头疼，就走出模仿北欧别墅风格建造的尖顶木结构的宾馆房间，一个人往一片由松林围成的空地走去。我很快就看见了一匹黑马，身上没有鞍鞯和缰绳，一边甩着长长的棕毛，一边打着响鼻，慢慢走着，在埋头吃草。我向它走了过去。但是，它很警觉，即使它不抬头，也似乎知道我

在向它靠近。我快，它也快，我慢，它也慢，就是和我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仍旧在埋头吃草，对我不怎么理会，可是，又在戏弄我一般，就是不让我靠近它。我觉得很恼火，干脆跑着向它冲过去，它才扬蹄向一片后山林飞速跑去了。

我跟着跑了过去，我想抓住那匹马。我沿着一面到处都是鲜花盛开的山坡向上攀爬。我立刻被脚下的野花吸引了，这些野花竟然有十多种颜色，让我眼花缭乱。不断地有蚂蚱和蝈蝈在我眼前的草丛里蹦跳，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很快就爬到了半山腰，可是，那匹马翘着健美的臀部，继续引诱我。我汗流浹背，很失望，眼看着马匹钻入了一片松树林里，不见了。

我气喘呼呼地爬到了一棵松树边上，正准备歇息歇息。然后，我看见了一个人，用毡帽盖着脸，正躺在树下，嘴唇在动，嘴里还嚼着一根长长的青草。看样子，像是一个哈萨克族牧羊人，正在那里休息。

我正准备离开，忽然，他开口说话了：“陈林，是你吗？”

我惊呆了，这不是宿作东的声音吗？难道，他跑到这里来了？我站在那里，看他把帽子从脸上拿掉，一跃而起，向我露出一嘴的白牙，哈哈一笑，“我一听你走路的声音，就知道是你！”

我非常惊喜和诧异，我仔细地端详他。果然，几年没有见，这个家伙变化太大了，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很密集，不认真看还真认不出他了。“真的是你吗？你这家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接着，我们就很高兴甚至是狂喜般地拥抱了。我立刻闻到了他身上那种只有游牧民族才有的羊膻味儿。看来，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们找了一块凸起的大石头坐了下来，他给我还铺了一块羊毛毯子。“我

到这里，已经四年了。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叫宿作东了，我有了一个哈萨克名字，我叫艾多斯。”

我更吃惊了，问他，“你改名叫艾多斯了？”

“是的，我现在就叫艾多斯。这是一个哈萨克族老人给我取的名字。因为，我有了一个哈萨克名字，我才能够真正地融入这片土地。你知道我的名字——艾多斯，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我不懂哈萨克语。”我觉得很费解。

“是月亮的朋友的意思。我，现在是月亮的朋友。哈哈哈哈！”他大笑了起来。

他提起了月亮，我的记忆在这个时候就迅速地复活了。关于他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像潮水一样地掀了起来。我们是大学同学，一同度过了4年时光。宿作东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他是黑龙江漠河人，自小就和大山亲近，熟悉大自然对人的影响。一进学校，他就成了学校里的活跃人物，经常参加和举办各种活动，组织诗歌朗诵会和戏剧表演比赛。不过，因为一次爱情的失败——当时他喜欢一个外文系的漂亮女孩子，没有成功，加上他曾经带领学生和学校食堂闹了一次罢吃饭运动，被学校处分之后，这个家伙多少受到了一些打击，有一阵子不愿意和人打交道，开始自闭了。当时他的一些行为很神秘，还算得上古怪。比如，我记得在1990年，春天的某日，晚上的时光，我和女朋友在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幽会，结果，在山顶上的一片松林里，看见他一个人拿着一把木剑在狂乱地舞动，嘴里大喊：“月亮！月亮！我要邀请你和我一同舞剑！”还有一次，在我们的宿舍里，我半夜感觉到有点异常，醒了过来，蒙蒙胧胧地看见有一个黑影子坐在我的床边，月光诡异地洒在他身上，脸是一片黑影，身子却是白色的，实在是吓人，

我立刻被吓醒了，“你是谁！”我恐怖地尖叫道。

“是我，宿作东。”他默默地回答。

“你，你，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我问他——他睡在我的上床，是不应该坐到我的床边的。

“这里月光很好，月光很好。”他喃喃自语，嘿嘿笑了一下，然后，又爬到上铺睡觉去了。

总之，这个家伙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变得有些神经、神秘、神叨叨。这类事情经常在他的生活中发生，弄得一些女生都有些害怕他了。不过，他的诗却越写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了。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广州，在某个区政府任职。我觉得，这个家伙这种状态，到了广州那样的商业城市，能不能适应呢？但是后来，传到我的耳朵里的，有他投黄浦江自杀的传闻，也有他给一家石油公司写了一句特别棒的广告语，得到了100万元的传闻，两种结果相反的消息让我有些疑惑。但是后来证明他没有自杀，而是活得很好。他到了广州生活状态也很神秘，不怎么和同学往来，关于他的说法都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几年之后，我见到了他，就觉得他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这时已经是1999年了，他来到北京时代表南方一家有名的地产公司，作为北京地区的总经理，运作房地产项目的，他一副挥金如土、挥斥方遒的气概，带着大量的资金，来北京做大的房地产项目。我们偶尔接触一下，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是在一些报纸上看到他。他拿地、搞规划设计、卖楼都非常有魄力，专门在财富扎堆的朝阳区CBD运作地产项目。这个区域是以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建筑群为核心的一个商务区，高楼大厦和写字楼林立，也是北京最国际化的建筑景观区域。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成功运作房地产项

目的，除了任志强、潘石屹这样的专业地产商人，就是一些资金与背景都特别深厚的地产商，一般人是很难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折腾的。可是，这个宿作东，昔日的诗人和神经质、昔日的自闭症患者和遁世者、昔日的恋爱失败者，变成了如今的房地产弄潮儿，他竟然在北京的核心地区，折腾出一个商务建筑群的项目来，不能不说，我对他是刮目相看的，也不能说我的内心没有震动。因为，我们谁都没有料到这小子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地产明星。至于他是怎么崛起的，有不少的传说。几年之后，一个做房地产业报道的记者朋友告诉我，一开始，他基本上是用空手套白狼的方法，做房屋中介代理，一举成名，然后被广州一家相当大的股份制地产公司的董事长看中，让他坐了直升机，担任了总裁助理，开始了他传奇般的经历。这些，在我们偶尔的见面聚会中，他从来都不和我说，总是在谈北京地产的情况，总是一种意气风发、气吞山河的架势。

我知道，地产界里的黑幕很多，到处都是政府里的某些人和地产商勾结在一起，通过土地搞黑幕交易。可是，他搞不搞那些场外交易？搞不搞行贿受贿？我从来都不问。有一天，他专门让司机来接我去吃饭。坐在他的宝马 760 宽阔的后座上，司机沿着东三环行驶，从三元桥开始一直到双井桥，一路向南，我看到的都是鳞次栉比的亮晶晶的玻璃幕墙大厦群，这都是这个镀金时代里的财富象征物。但是，我却厌恶眼前的景色，因为，我在上海、深圳，甚至是中国香港、芝加哥、纽约，都见过这些劳什子，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一个建筑师还把这些玻璃幕墙大厦称作是“人工屎林”。可是，宿作东喜欢，他历数一幢幢大楼的名字和高度，每座高楼都可以叫出名字，“这个，是财富中心大厦，那个，叫作银泰中心，有 248 米高，啊，那个正在焊接的钢筋水泥建筑，是国际贸易中心的三号楼，有 330 高呢。你看，我的项目就是那个……”我顺着他的手指给我的方向，看到了一片透明的玻璃建筑，正在他刚才提到的那些建筑的中间，顽强地崛起着、

生长着。那些建筑如同工业时代的一种很古怪的蘑菇，没有人性，但是却有着诱惑人的致幻力量。

我当然很佩服，我必须说，宿作东现在是这个城市的新弄潮儿。在北京，几年下来，他攻城略地，成功地运作了几个大型的房地产项目，实在是一个奇迹。而且，他还和我做了邻居。我住在一个低密度的社区里，他则在隔条马路、靠近温榆河的一个别墅区，买下来了一幢别墅，走路的话，离我的住所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所以，我经常去他那里玩儿。不过，他还是一个人，三十出头了，一直不结婚。尽管他的身边总是有漂亮女人，使我眼花缭乱，可是，他似乎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你也该结婚成家了。”我说。

“我们不谈这个话题，我们不谈感情，这个没有意思。”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2003年了，在他的那个外表看上去像是一个滑稽的儿童乐园的别墅里，他对我说，“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厌倦感。”他目光炯炯地看了我一眼，但是，又转到了墙上的一幅画。那是一幅高更的作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复制品，据说，是深圳一个专门临摹世界名画的村子，大芬村的村民们临摹的。挂一幅临摹的世界名画实在是品位低下，我说他他无所谓。“你看，最近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昨天，我在地铁里，看到了一个叫卢红的人，拍摄了很多非洲的照片，啊，那大片的红色火烈鸟在湖面上，大群的斑马在草原上奔驰，大象、老虎、狮子和鳄鱼，就在你的眼前跳跃。我想我应该改变生活方式，应该像罗红那样，去一边旅游，顺便搞搞摄影。”

“那你可以继续写诗啊，写诗现在已经是休闲阶层的事情了。”

“可我现在已经写不出诗来了。”他扔给我一本杂志，封面是另外一

个地产商人黄石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照片，照片上，黄石在奋勇地沿着一条冰山的脊背在攀缘。“你看，黄石已经都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你知道吗，要是没有那些天生擅长在雪山上奔走的夏尔巴人和藏族人做助手，他很难爬上去，可是，他毕竟是上去了，而且不光如此，他还攀爬了很多高山。”

“难道，黄石他不打理地产公司的生意了吗？就整天爬山？”我还是有些怀疑。

“他有很多能干的公司同事和下属啊。再说，现在的通信手段，即使你在喜马拉雅山脉里，照样可以通过卫星电话指挥做生意啊。”

“我感到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而且，似乎心事重重。”

“我萌生离开地产界的念头了。”他坚决地说。

随后，由于一位主管城市建设的政府官员的倒台，我就开始听到关于宿作东的一些传闻，传说他出钱利用女模特搞过性贿赂，搞定过一些政府官员，又传说，在拿地的时候他有很多不法行为，还有传说他在整个项目运作的过程中，除了自己应该得到的，他还贪污了不少。总之，不知道他在哪个环节得罪了哪些人，干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他的处境开始不妙了起来。于是，某一天，他忽然就人间蒸发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我上门去敲他那幢像儿童乐园一样的别墅的门，那里从来都没有人。又过了两个月，我再去他家，发现房屋已经换了主人，他彻底地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然后，就是在2006年的夏天，我在阿尔泰山的一面草坡上，遇到了他。

他让我在这里待上一个月，“现在，正是山上最好的时候，秋天了，一切都在收获，而且，再过半个月，我们就要从山上向山下转场了，而转

场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我希望你留下来，体验一下这种伟大的、也许总有一天要消失的游牧生活方式。你留下来吧。”

看着他热切的眼神，我想了一会儿，同意了。这天傍晚，我先到山下的旅馆，告诉我的同伴，我要在山里再待几天的决定，同伴觉得有些不能理解。“你要待在这里？再过一个月，就要大雪封山了呀。”

“不用管我，你们不用管我了，我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当天晚上，我就住到了山坡上艾多斯——月亮的朋友，我还是觉得他的这个名字有点儿古怪的陌生感的帐篷里，就着煤油灯，和一种太阳能灯，和他彻夜地长谈。我很惊异地听他给我讲述他三年来在这里的生活。他隐名埋姓，来到了这里，给一些贫困地区捐款修建了几所学校，然后，要求成为一个当地牧民。他的要求被允许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有人去打听，可他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说，他就想做一个彻头彻尾的牧羊人。三年前的那个秋天，在这座山那边靠近边境的一个地方，他扎下根来。一开始，他买了二十只母羊，在那年冬天，这些母羊都产下了羊羔。到了春天，他就拥有了自己的一小群羊。他和那些哈萨克牧羊人一样，在春夏之交的时候，赶着羊群，沿着草地，一路让羊群吃草，慢慢地翻山越岭，向阿尔泰山脉深处进发，到达这里的水草丰美的夏牧场。一路上，就风餐露宿，住在临时搭建的毡房里。他就这样一点点地学会了游牧生活的技能，包括给羊打防疫针、做药浴、防止口蹄疫等疫病的发生。而在这里放牧，虽然是在山间游走，也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乱放，按照各家各户达成的默契，每家每户在放牧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线路，在春牧场和夏牧场也有自己的大致领地，互相很少进入对方的牧场范围。到了秋天，在大雪封山前的一段时间，他又要赶